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五四時期
重要期刊
彙編

李強
輯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五冊目錄

解放與改造	第一卷第一、二號合冊	一九一九年九月……………	一
解放與改造	第一卷第三號	一九一九年十月……………	一五一
解放與改造	第一卷第四號	一九一九年十月……………	二四五
解放與改造	第一卷第五號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	三三五
解放與改造	第一卷第六號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	四二七
解放與改造	第一卷第七號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	五二一

第一冊 第一卷 第一號 第一冊

目錄

(號 二 第)
版初日五十月九

(號 一 第)
版初日一月九

中華民國八年
九月十五日再版

(月出一册)

解
放
與
改
造

◎附錄	◎社會實況 ◎譯述	◎讀書錄	◎說書	◎譯述	◎社會實況	◎宣言	◎思潮	◎讀書錄	◎論說	◎社論
第三種文明	工團主義之研究	羅塞爾的「政治理想」	我爲甚麼要做白話詩？	舊社會	體面的商人	鉅餉爲何克之排斥與要求	共同生活及寄生生活	指導競爭與運動	社會主義之批判	生物學上之自愛主義他愛主義與種愛主義
商店學徒教育	勞動運動之倫理的指導	列寧與杜爾斯基之人物及其主義之實現	中國建設的計畫	平和會議中威爾遜之成功與失敗						
東亞	東南	東亞	胡適	縱山醉翁	縱山醉翁	金侶琴	築山醉翁	東亞	虞華	頌華
君勳	公展	空然	超凡	毒圓	縱華	頌華	虞華	東亞	頌華	頌華

本刊啓事一

本刊取公開研究態度，歡迎外界之投稿與通信。惟草創伊始，一切未能悉臻完備，以後總期逐漸改良。如有缺點，尚祈讀者原諒，并希賜教，茲將刊例錄後：

編例

一、宗旨 主張解放精神物質兩方面，一切不自然，不合理之狀態，同時介紹世界新潮，以爲改造地步。

二、體裁 (甲)社論 (乙)論說 (丙)讀書錄

(丁)譯述 (戊)思潮 (己)雜載 (庚)附錄

三、範圍 凡關於哲學、心理、社會、倫理、政治、經濟、教育、法律、生物、文學等著述，與前項宗旨相符者，皆所歡迎。其有關於自然科學之論著，與解放改造無直接關係者，不錄。

四、收稿 本誌取公開態度，凡有宗旨相同，惠寄高文者，掲載之後，每千字奉酬現金二元至五元。

五、稿樣 每頁西頁十五行，每行四十五字。稿件最好按此繕寫。

六、出版 月出兩冊，初一、十六發行，每期集稿在出版

前十五日。

七、文語 文言白話，聽作者自便，均以樸實潔淨爲主。八、句讀 文旁加用簡式之西文符號，每句空一格，每節起首低兩格。

此外尚有須請投稿諸君注意之點，合併條舉於左：
一、來稿須按本刊規定之格式繕寫清楚，暫由上海西門外陸園俞頌華收轉本刊編輯部。

二、未刊編輯部對於來稿有去取刪節之權。

三、來稿如不登，恕不寄還。具有長篇著譯，如聲明不登寄還，亦可遵辦。但萬一寄失，本刊不負責任。

四、讀者對於投稿者之文字，如由通訊質疑，本刊當擇要披露，須請投稿者自己答覆。

五、投稿者如要求保留著作權，或但由本刊披露，不許他處轉載，倘預先聲明，均可照行。但本刊對保留著作權者，既不收用。

宣 言

。今天的世界是甚麼世界？現在我們的責任是甚麼責任？今天的世界不是以前的世界了！以前的世界早已過去了！今天我們的責任不是和往日一樣了！往日的自我早已脫化了！在這個「環境變新，自我更始」的時候，雖則各個人對於當面的問題，未必用其同一的見解，但是不能不用全力去捉摸，因此我們決定創辦這一個小小的雜誌，把所見的寫在上面，和大家商榷，當這創刊的時候，不可不提綱挈領的說幾句。但是讀者要曉得這個大綱是並未確定的，尚待研究；不過因為研究的方便，不得不先定一個趨向 (Tendency) 罷了。以下所說的乃是我们們的趨向，不是我們的主義 (ism)。

今天的世界雖不是以前的世界，然而以前世界的「殘餘」(Res duum) 尚在那裏支配現在的世界。今天的自我雖不是以前的自我，然而以前自我的「殘餘」尚在那裏蒙蔽現在的自我，所以我們當首先從事於解放：就是使現在

的自我完全從以前的自我解放了出來。同時使現在的世界也從以前的世界完全解放了出來，至於解放的詳細說明，那是本雜誌的職務，不是本篇的職務。

但解放不是單純的脫除，乃是「替補」(Complement)。替補就是改造；所以一方面是不斷的解放，他方面是不斷的改造。綜合兩方面看來，就是不斷的革新。至於改造的詳細說明，不是本篇的職務，乃是本雜誌的職務。

人類文明的開化，好像山上滾下來的一塊石頭，不會滾到半山而止，必定一直的滾到平地上。你看那文明史，最初是貴族階級得勢，後來士商階級(Bourgeois)起了運動，立憲成了，士商階級因此得勢，現在農工階級(Proletariat)又起了運動，必定也得勢的，最初是一種民族開化，後來各種民族必定一齊開化了。這就好像山上的石頭已經落在平地上。所以當面的問題，既不是一個階級的問題，又不是一個民族的問題，乃是：既然文化普遍了所有的各階級各民族，就應該把人類全體做一個目標去求全人類均衡的幸福，不應該把一個階級一個民族做目標去求他們的幸福，問題的性質既然明白，解決的途徑也可以明白了。

雖則人類的開化，是必定總匯起來的，但在未總匯以前，各民族也不免有小小的歧異。所以我們因為求人類全體的幸福起見，對於我們中華民族的幸福，不能不特別研究一研究。

然而我們能力也很薄弱，止能用「窺豹一斑」的方法，時時貢獻所見於大家。

第三種文明

東蓀

我以爲人類的文明自有歷史以來，可以分做三個時期，每一個時期各有特徵，可以說第一種文明第二種文明和第三種文明。

第一種文明是習慣與迷信的文明。依古代文明史的研究，知道古代人類完全是拘束於習慣；個人沒有超越習慣的思考與能力。所以威爾遜麥克說：『古代社會上習慣就是唯一的道德律。未開化的人類不許個人有獨立的良心。』（一）這就是習慣與迷信的解釋了。這種文明的特徵，在思想方面，是沒有人格的觀念；沒有自決的行動。在制度方面，就是宗教制度，皇室制度，地主制度，和奴隸制度。至於最初的酋長制度和亂婚，因爲在歷史以前，可以不必說了。在原人時代，各部族互相擄人，擄了去的人等於牛馬，這便是奴隸制度的起源。至於帝王制度却起於宗教，就是政教不分。總之，在這種文明底下，思想是束縛的，制度是階級的，但是沒有國家的發展。

第二種文明，是自由與競爭的文明。也就是從習慣解放出來的第一步，第一個表現是科學的發生，第二

(1) Wilson'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Moral Ideas* I. P. 119.

個表現是政教分離；第二個表現是革命與立憲的運動。科學出世了，習慣與迷信的拘束失了權威；個人乃得自由思考與自由行動。個人自由的第一步是縮小宗教，就是政教分離。那第二步便是推翻以前的制度，就是革命與立憲。殊不知自由與競爭是相連的；有了自由，競爭必隨伴而來。在一方面，個人因自由而競爭，就生了資本制度與工制度及其他附屬的制度。在他方面，因為競爭而有國家的富強，就生了國家主義、殖民制度及其他附屬制度。總之，在這種文明底下，道德上是個人主義；制度上是國家主義；經濟上是競爭主義；思想上是唯物主義。社會的組織是有階級的，民族間是戰爭的。

第三種文明是互助與協同的文明。因為尙沒有成熟，不能詳細說明。然而也有幾點可以預言的：

- 一、思想上道德上必定以社會為本位。
- 二、經濟上必定以分配為本位。
- 三、制度上必定以世界為本位。
- 四、社會上必定沒有階級的等次，雖不能絕對，也須近於水平綫。

要而言之，第一種文明是宗教的文明；第二種文明是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的文明；第三種文明是社會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文明。現在我請拿這三種文明比較一回。第二種文明是部分自覺的；第三種文明是普遍自覺的；第一種文明是不自覺的。第二種文明是偏重個性的；第三種文明是偏重羣性的；第一種文明是本性未開發的。所以這三種文明各各不相同。有人說現在社會主義的新潮流是復古，這便大錯了。

下這第三種文明的種子的人，第一從生物學方面講來，是克魯泡金（Kropotkin）與伐伯爾（Fahre）他們二個人都是實地上考察動物的生活，知道生物生活的要素是協助，不是互爭；第二從社會學講來，現在大多數的社會學家——如顏德（Kidd）為尤甚（1）——都是傾向社會性的；第三從法學講來，是狄駟（Durant）和斯泰爾拉（Stammler）一個主張沒有權利，一個主張法律是自律的制約的意志；第四從經濟學講來，自然是馬克斯（Marx）派的社會分配說了。現在社會主義的學說雖是分歧，但是大體已經確定了——社會主義與進化論相關的疑問，與犯罪學相關的疑問，與激種學相關的疑問解決了。思想上可以說已經大成了。

在事實上，這第三種文明，因為大戰的緣故，方纔出芽。因個人的自覺有先後不同；民族的自覺也有先後不同。歐美先進的民族自然比中華民族自覺得早些。這次大戰把第二種文明的破罅一齊暴露了；就是國家主義與資本主義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維持下去。因為資本主義存在一天，那階級的懸隔愈大一天；結果沒有不發生社會的爆裂的。國家主義存在一天，那武力的增加愈甚一天，結果沒有不發生民族間的慘劇的。這二個本來是互相結託，用國家的權力，經濟的侵略，到大戰告終，這二個已經同到了末日。除了一部分的政客還在那里講甚麼非牛非馬的國際聯盟以外，恐怕覺悟的人已經是不少了。

我國說大戰譬如春雨，第三種文明的萌芽經了這春雨，自然茁壯起來。但是尚須吸取陽光，纔能成熟。陽光足甚麼呢？就是大戰後的各國革命。里摩說「你們以為大戰後必定是世界和平，我以為大戰後必定世界

【1】顏氏近作 Science of Power 一書，書後有一張表，列舉他的主張與達爾文說相反的地方。

大革命」里甯的觀察真是不錯。大家要曉得現在支持國家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止有歐西三島和亞東三島。如果他們一有革命，世界必從風而靡。就好像一間破屋子止有兩根柱子支着；兩根柱子一倒，便都塌了。這個結果是個甚麼呢？就是全世界的大改造——依第三種文明的原則來改造（一）

所以我們現在應當準備着，以待大改造的臨頭。不過我們有一個最苦痛的地方，就是中國今天的現象是十七世紀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人聚於一堂。雖則歐美先進國也是複雜的，他們的也思想有差池；但是新的究竟居多數，且相差也不甚遠。我們則不然，一則開化的很少，二則距離得太遠。大多數的人仍逗留在第一種文明與第二種文明之交。不但沒有第三種文明的資格，並且也沒有第二種文明的陶養。這個真是苦痛了。

但是我對於我們中華民族的前途，是很樂觀的。因為世界改造以後，必定是取互助主義與勞動生活。互助主義不必說了，從勞動生活說來，我們人口很多，生活很低，自然能取得一個地位。不過大改造未成以前，在這個黃青不接的時候，不能不有一個辦法。據我看來，第一是文化運動——廣義的教育。第二是設法變外貨為外資。第三是移民。文化運動尤當是啓發下級社會的知識和道德。變外貨為外資，就是目的在變純粹消費階級為勞動階級；主要工廠能自治，本來不怕資本家。若能行工廠立憲制，就是外人開的，也不妨事。那移民就是往各國需要人工的地方去。總之，以文化運動為最要。

——我以為改造世界的方法以羅塞爾的主張為最好，請參看讀書錄。

最後，我請說一說文化運動的方針。我以為我們雖則仍區留在第一種文明與第二種文明之交，但是不應該再提倡第二種文明的知識和道德，而應該專從第三種文明去下培養工夫。要提倡互助的精神；要培植協同的性恪；要養成自治的能力；要促進合羣的道德。

我這篇不過是『發凡』，自信不甚詳盡，我因為腦力不足，不能細述，『讀者諒之』。



工團主義(Syndicalism)之研究

『未審何時，有全國工人聯合會出現』斯言也，非前次某工人在全國學生聯合會所發表之言乎？細審其言，似覺最懇切而又最沉痛，并抱有無窮之希望於其內。將來之全國工人聯合會，未始不可於此以下其成。但我國各種經濟組織，原不發達。工廠之設，惟滬上較多。必有工廠，而後大多數工人始有集合之機會，所以大多數工人之團體，能結合與否亦惟滬上是望。就滬上勞働界情形言之，工廠中之工人，雖為數不少，然皆俯伏於工頭積威之下，為生計所迫，低首聽命，而莫可如何者，在在皆是。從未見有永久之團體，以與資本家工頭相抗衡者。以言教育，更不知從何處說起。工廠而外，尚有大多數之苦力，供役於小工店之中，供店主東之犧牲者，大約各馬路均有。此種制度，英文曰犧牲制(Sweating System)，在經濟社會中應首先攻擊者，厥惟此制。英美人士，著論痛詆之者多矣，若在我國，則隨處皆有。即以成衣店而言，有炎熱之際，晚間十時，尚在工作者。考其辛苦所得之工錢，多半為包辦人（即開設成衣店之人）所獨占。此種汗流浹背之苦工，所得仍無幾。是以勞働界中痛苦之深，幾於不可言狀。以吾國教育之不能普及，工人知識之淺陋，當此世界新潮澎湃之時，誠不知何以自處。不僅工人如此，即以吾輩號稱學子者言之，瞭然於世界學術之變遷，社會之現狀，窮日盡力以研究之者有

幾？己則不知，而曰敬告他人，己則不明，而欲自作主張。其最怪者，標其名曰新婦女，新思想，而考其內容，尙有以聯文相競者。中國人士之善出風頭，何若此之甚？舉茲一例，深用痛心。有知識者尙如此，況未曾受教育如工人者乎？英國社會黨領袖及其夫人 Mr. and Mrs. Sidney Webb 曾手著工聯歷史 *The History of Trade Union* 及實業界之民主主義二書 *Democracy in Industry*，於工人之生活，言之最詳。自投身於工廠之內，與工人相處數年，故語語皆本經驗。英國工聯之組織，所獲益於此者不少。欲求主義之昌明，必合多數人之研究。研究日深，主義自顯。社會上之奇形怪狀，亦或因此而日彰。勞動界中之人，亦或有起而自謀解放之一法也。

自十九世紀初葉以來，社會運動 *The Social Movement* 之方法，可謂極多。其名目亦可謂最難。但就各派之宣言觀之，其中有一相同之點。此點為何？即經濟社會之不能安甯，是否由於工人之困苦？工人困苦之原因，是否由於土地與資本之歸私有？凡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組合主義，以及工團主義，其名目雖不同，其目的要皆在扶助工人，用各種方法，使就其工作，得一種直接發生之利益，并營業上所應分給之紅利。所以從此一點觀之，各派所用之方法，雖有互相攻擊之處，而根本上之所主張，與土地資本之不應歸私有，實為各派共同之點。除 (G. Parker) 一派而外，他如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組合主義，咸可名之曰社會上各種活動之導線。因此種種之導線，而盡力以謀勞動界之自決者，曰工團主義。

工團主義之性質與目的，最不容易了解。其原因由於各派研究之者少，其所持之學理，與所行之方法，亦均無一定不移之道。同一主義也，以提倡者之不同，而所持之道亦異。必用何種之活動，採何種之方法，而後實業

界之改造，可以達圓滿之希望。此等疑問，最難答復。甚至於最普通之原理，最廣義之法則，為社會活動之共同標準者，亦常常不能一致。從其所鼓吹方面觀之，曰與政治相反抗可也，曰與政治無關係可也，曰實業上之運動與政治上之運動相合併亦可也。綜此種種之原因，所以工團主義之進行，最易陷於困苦之境遇。學識之不足，實為其最大之原因。常見自命為抱工團主義之人，於所言之學理，執行之方法，亦始終無一定之表示。偶有一種特別之事件發生，亦無相當之對付。今茲所欲言者，亦不過就一定範圍之內，為之標一共同之目的與方法而已。自一八九五年以來，法國西常有工團活動之表現。英倫之有此種活動，至最近七八年內始見之。此事之起源，皆根諸工人之暴動。但此種暴動，十九世紀初葉，即已有之。不過舉動雖凶，為時至短，曇花一現，隨起隨滅耳。

前節已言之，工團主義與各種社會活動，亦有相同者。如生產之支配，其權威應歸工人。無論各種職業皆然。例如鐵路之管理，必歸鐵路之工人；礦產之管理，必歸礦產之工人；郵政之管理，必歸遞信之郵役；其分配之法，大約由多數之聯合，將全體生產者所產出之紅利，平均分配。以各種職業之不同，各人所作之事不一，如此種之規定，即以公意之所議定者 General Council 定之。此即工團主義之根本觀念，形式上純然一種合組之制度。英倫太晤士報，稱讚之不遺餘力。太晤士報之言，論在倫敦各報紙中，素以穩健著。其批評工團主義也，稱之為最善之主義；無疵點之可攻，并以此為合組制度 Co-operation 之母。就社會主義言之，惟此為有規則，惟此為能實行。就此點觀之，其理論之健全，實有足資研究者。

工團主義與社會主義根本不同之點，在於其政府之態度。工團主義之主張，凡社會上將來之組織，必純然一種實業的。對於政府之存立，極表示不滿意。故除工人而外，凡與工人無關係之事，一概置之不論。其最初之目的，在集合同一職業之工人，組織一大團體。由各種團體，聯絡而成一國。再聯絡而成一國際大組織。此種聯絡之形式，惟工團主義有之。其理由所在，乃以為此種經濟上之聯絡，與實業上之結合，比較最堅固。凡事為工人所最熟悉者，必其職業以內之事，必其事之源委，為彼所深知者。無論何種結合，決不如此種之牢固。蓋經濟上既有密切之關係，而工人決不願犧牲自己之利益。故工團主義，對於現行政治上之各種制度，最不满意。因此并非根據人類共同之利益，其根基決不能堅固。就政黨言之，其結合，最不牢固。在一黨之中，常因各個人利益上之衝突，起無聊之競爭。所以工人不能不謀自身之聯合，以代替此種政治上之集合。所謂政府者，實破壞工人之團體，使之不能成立，以實行其擴張權利之手段者也。以今日工人之智識言之，最良之組織，誠不敢必。各人之閱歷，誠不能稱讚。但自己之利益，自己決不忍犧牲之。職業以內之事，自己必深知之。自謀雖不減，或猶愈於他人之越俎代謀乎？

自此種職業聯合之意大張，於是對於現政府之態度，亦因而表現。據蒙 Tomlinson 者，英倫主張工團主義之最先者也。其言曰：「我將盡吾之力，以圖茲事之伸張。法律與當局，非吾力所能兼顧。」除此而外，亦有對於現政府表示一種和平態度者。其言曰：「工團主義之主張，在此種過渡時代中，雖不免過於激烈，但此亦時勢之所當然。」是以英倫國會議員，威略表示不反對之意。一九二二年十月國會開會時，竟有工團代表之請通

過每日工作八小時之議案。自此而後，凡抱持工團主義之人，以實行此種主義之故，遂有不能干涉政治之事。

凡資本家之政府，其一切行為，無不與工團主義相背馳。工團主義始終以維護工人之生活，保持其實業上之地位為原則。而欲貫徹此種主張，非用其全力從事於實業本身之上組織與階級之戰爭不可。其最危險之事莫如倚賴政府之輔助。蓋政府雖有欲工人之行爲，其實不過一種騙人之政策，凡工人之事必使工人自爲之名曰扶助之，實則養成一種「倚人爲生」之物，根本上不啻殘害之。因此之故，工團主義之對於現政府態度，決不能取一種消極之反對，同時必發生一種積極之阻抗而後可。政府者，專制魔王之代表，以作福作威爲法則者也。故工團主義，常常以一種同盟罷工之形式對付之。

自理論上言之，凡事之最有價值者，必經一番之奮鬥，所得而來。承他人之餘唾，仰他人之恩惠者，其中必無價值之可言。政府之獎勵政策，與種種保護行為，皆不過一種形式上之物。工團主義決不能因此而反對。例如加給工資，形式上雖似一種便利工人之政策，其實工人之困苦，并未減除；工人之生活，并未加高。資本家之利益，或反因而增漲。董事未有不澈底澄清而能謀真正之幸福者。真之正幸福，純恃工人之自謀解放。資本家一日不消除，工則一日不消滅，則所謂工人者，不過囹圄中之囚犯。縱有種種之優待，後何幸福之可言？不甯惟是而已，政治之萬惡，在今日已昭昭在人耳目。其所以大多數之人，尚不敢遽然驅逐之者，一或糾於習慣與成例，一或狃於統一與公共幸福之說。成例與習慣，雖足以拘束大部份無思想能力之人，然知識稍深之人，決不以「從古所未見」者爲不可破，此說以無研究之價值。至於統一與公共幸福之說，吾以爲大多數之人，必有於此點

深滋疑慮者。夫欲圖大團體之統一，則各種小團體之結合，必力求其堅固，未有分子不健全，而其取組織之集合能健全者。欲圖各小團體之健全，其中必有一種共同之利益，為全體所公認者。人人知共同之利益，所關係於本身者極深，於是互助之義，因之而顯。團體較小，則幸福之所在，較直切而明瞭。其結合也，實因為幸福上有一種牢不可破之黏性，如同同一工廠內之工人然。試問現今政治上之結合，誠有若是之堅固乎？政府之所措施，誠能如工人之所自謀乎？

有詰者曰：政治之不良，誠如前說。何以一般持工團主義之人，不從根本上，謀經濟社會之改良，乃曰以同盟罷工之法擾亂現狀，其故何耶？夫今日工人之地位若何？工人之智識若何？以言根本改良，談何容易？當此四面荊棘之中，不有芟夷，何以再植？不有奮鬥，何以自新？此亦事實之所當然，恃此以為武器者也。合大多數之工人罷工也易。合大多數之工人組織也難。事有先後，理所當然。且將來工人之組織，決不與各種現在之政治組織，取相同之步調。根本上之所結合者亦不同，即犧牲之亦無所吝惜。就此一端與社會主義根本不同。社會主義，仍以組織政府為原則者也。理想中仍抱一種政治上之民主主義。工團主義者，以實行經濟上之民主主義為原則者也。所以各實業界之工人，必有一種特別之勢力，足以支配其所處之境遇，以謀團體中公共之利益。其破壞現狀之行動，或不免於擾亂，但欲求本身之解放，其勢亦有不得不如此者。就歷史上觀之，無論何種主義，何種人民，當其起始自謀解放之時，無不出於政治上之暴動，又豈僅工團主義如此耶？